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  
第三十四回 女醫生盤問就裡 假花婆道出真情

詞曰：暮鼓晨鐘，春花秋月何時了？七顛八倒，往事知多少？昨日今朝，鏡裡容顏老。回首歎平生，一場好笑，幾個人知道！

這首開詞按下。

話表呂昆一路行來，正欲借一個人家，門裡換一換衣服。才進得門來，不想裡面走出一人，將他摟抱進去。你道這人家是誰？卻是個女醫生，姓姜。適才抱呂昆進去那人，叫做錢大，是這女先生的轎夫。這狗頭在門房裡面吃晚飯，外面點著門燈，他張著有個婦人進來，忙忙將飯碗丟下，走至外面，不由分說抱將進來。在門房內燈光之下一看，果然好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！這狗頭暗起不良，胡拉亂扯。呂昆左右支吾，遮遮掩掩。口中罵道：「狗頭，好生無禮！強姦婦女，該當何罪？」

他二人正在此吵鬧，裡面姜女醫聽得，不知何事，命丫環掌燈，來至書廳，觀其動靜。呂昆見廳上有人說話，急急奔出來，站在天井下，見那廳旁邊擺著一張條桌，桌上擺著藥箱。壁上掛著一扇螺螄招牌，牌上書「姜一鶴專理女科醫道」幾個字。再見這婦人，年近五旬，卻來得老氣，頭上青絲，梳得高聳聳的發兒，別了兩股簪兒，穿了一件金醬色的紬夾襖兒，玄綢背心兒，係一條白綾裙兒，一雙穿穿的金蓮，直根直底。只見得：

素服舊衫籠雪體，淡黃羅襪配弓鞋。

你道這個婦人是那一個？就是姜一鶴先生的妻子劉氏，取名連官。當日原是呂靜書老爺班中個正生。那年蘇州織造府聞得呂府有個女班，要來揀選註冊，呂老爺將這乾女子俱以打發回去。單留下正生劉氏連官，代他擇人匹配，就嫁與本城姜一鶴先生為妻。直至過門不上三年，姜先生得病身亡。目下習他丈夫之業行醫，卻算得個女科中第一。姜女醫見得天井下是個婦人，連連罵道：

「錢大，你這大膽狗才，好無禮！黃昏夜晚，將這婦人勾引來家，成何規矩？我是守節之人，不要污了我的名兒，惹外人說我不是。快快將你的東西收拾收拾，趁早出去；該你的工食，過了三天再來領去。」錢大此刻說得啞口無言，躲在門房裡面，不敢出來。呂昆見這女先生要打發他的家人，搶上一步進見。自己也不想一想是個男扮女裝，望著姜先生就是一躬到地：「尊府這人果然放肆，打發他去的為是！」姜先生見他穿的是女服，行的是男札，心下好不生疑！命丫環取燈，近前一看，道：「我說是那個姑娘，原來是呂相公！真好奇怪！來得正好。」錢大見此刻是個男人，越發沒趣，捲起行李，謝過姜先生，出門而去。

女醫生命人掩起門來，笑嬉嬉道：「相公一向落在那裡？為何這等打扮？一一請教。」呂昆想了一會，無言可對，只得假言道：「自離家下，一向在朋友人家留下會文。只因做壞了文章，那些朋友取女人衣服命我穿將起來，無非嘲笑我的。」呂昆此刻認得姜女醫，邁步就走。姜先生道：「相公不必如此，請坐下來，還有話告訴相公。」吩咐命人取茶。

用畢了茶，說道：「相公，我姜醫已自明白。相公自然在那些深閨內院被人家留住，不得出來，故而今日是這等打扮。我想偷香竊玉，也是才人所為，卻也無妨。但不知落在那家？可以說個明白，包你與那人將來兩下成就，如若不然，告知令堂太太，只怕悔之晚矣。」呂昆到了此刻，卻也難瞞，只得將落在安府小姐樓中，與臨妝兩下的話說了一遍。把個姜先生都嚇死了，將頭搖了兩搖，道：「相公真乃色膽如天！想那安瑞雲小姐，比不得等閒人家女子，倘被他令堂太太知道，便怎麼處？」呂相公道：「今日乃是安老夫人回家，開了後門，起那些行裝。趁此機會，只得扮做賣花之人，不期又遇先生。倘若見了家母，切不可言及。」

姜先生細想：他令堂連日病在垂危，我若不指點他作速回去，見他令堂，豈非不義之人？忙向呂昆道：「相公，非怪我多嘴。自從你出門之後，府中老太太朝思暮想，問卜求籤，總皆不靈。連日不瞞相公說，是我在府上代老太太診脈；脈息沉細，看來此病皆由相公起見，快些回去，或者托天僥倖，也未可知。」呂昆聽得這一席話，蹬足捶胸，淚如泉湧。只才是：

養子不能依膝下，反教老母病思兒。